

梦剧场

精武英雄 陈真

贾云 傅战备 著

现代出版社

梦剧场

精武英雄

陈真

贾云傅战备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武英雄/贾云,付战备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2

ISBN 7-80028-807-2

I. 精… II. ①贾… ②付… III. 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0705号

精武英雄—陈真 JingwuYingxiong Chenzhen

责任编辑:张桂玲

装帧设计:程阳阳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邮编:100011)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张:12.25

印 数:00001—10000册

书 号:ISBN 7-80028-807-2/I·196

定 价:20.00元

苏九妹 (法提麦·雅琪饰)



霍元甲（赵文卓饰）



席飞扬 (于荣光饰)



唐小婷
(祁燕饰)



《精武英雄—陈真》演职员表

出品人：贾云 黄勇

总监制：汤勇 林跃武 刘育华 戚晓红

总策划：卢子跃 康益民 赵丹蓓 万克 段永延

监制：周石星 高桂琴 韦力行 邹晓利

策划：杨亚琼 刘郡 厉兰英 张弛 孙佩信
张慧玲

编剧：傅战备 陈成东

艺术总顾问：蔡志成 金向阳 肖甲云

主要演员：

陈真——吴越(饰)	唐震——艾峻迈(饰)
霍元甲——赵文卓(饰)	狗皮膏——小山东(饰)
唐晓婷——祁艳(饰)	阿星——黄永刚(饰)
席飞扬——于荣光(饰)	游立山——贾云(饰)
杜猛——王绘春(饰)	马九齐——冯进高(饰)
霍东觉——小叮当(饰)	苏九妹——法提麦·雅琦(饰)
卖鱼强——晋松(饰)	漳娜——李鸣(饰)
石井弘——张双利(饰)	北野雄三——徐光明(饰)
千百惠子——何依静(饰)	田岗次郎——卓凡(饰)
和子仪——周月(饰)	白岩——杨可心(饰)
徐阿鸡——赵毅(饰)	川岛——程相银(饰)
杜其美——寇占文(饰)	大岛——秦嘉华(饰)
刘振声——赵岩松(饰)	田七——王跳跳(饰)
黄枫——张晗(饰)	林庆祥——李建荣(饰)

陈真(吴越饰)



第一章

清晨，浓浓晨雾虽然还未散开，佛山镇上大街小巷为了生计而忙忙碌碌的人们就已经来来往来了。

佛山镇乃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自黄飞鸿、苏乞儿、咏春梁赞等武林高手名扬江湖后，这里武风日盛。大街两旁，武馆林立，隔不远便有一家武馆的招牌映入眼帘，什么洪家拳、蔡家拳、螳螂拳、朱家拳、意形拳、刚柔门等等，一溜边儿在大街两旁高高悬挂。

只见莫家武馆大门打开，三个徒弟走出来，一身短衣短裤，后背衣服上写有一个“莫”字。三人走在街上，迎面一个前胸印有“螳螂”字样的青年精神抖擞地走了过来，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站成三角形，拦住了青年的去路。

青年人发觉被堵住，见对方人多，不敢发作，冷冷盯着对方。

“看什么？是不是看我们莫家拳不顺眼？”三人围住对方问。

好汉不吃眼前亏，青年心中有忌，转身绕道，口中咕哝着：“想人多欺人少，我才不干！”脱身想走，还没走几步，就听身后莫家徒弟大叫道：“回来！”

青年回头一看，见三人追上来，其中一人凶巴巴地说：“我们莫家拳都是英雄好汉，谁欺你人少？臭小子，我就一个人跟你打，敢吗？”说着，伸手推了青年一下。

青年顺势向后一跳，摆出螳螂拳架势：“不敢是王八！来吧！”

二人拉开架势，打了起来。忽然又听一声呼喝，旁边小巷里奔出一人，那人手捂脑袋，鲜血横流，死命狂奔，身后一群手持棍棒的人边喊边追：“小子，别跑！打死他！狗娘养的！”

被打那人嚎叫着，左突右冲想逃，追打者哪里肯放，将其围住，拳脚棍棒交加。

路人看见街上两堆人打架，都驻足观看，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把街面堵得水泄不通。街边，一个小孩看着满砂锅的栗子，馋得不行，炒栗子卖的老汉拣出颗栗子，递给小孩，说：“吃吧，孩子。”看着街上乱哄哄的，老汉冷眼摇头：“都是一些贱骨头。”

正说着，人群拥过来，哗一声，摊子倒了，栗子撒了一地，被众人踩烂。老汉气恼地拉住一人，喊道：“全没了！快赔我的栗子！”

两伙人扭打一团，哪管老汉，其中一人恼了，伸手欲给老汉一拳，岂料老汉反应甚快，侧身闪过，飞起一脚，以鹤嘴啄对方的太阳穴，打得对方跌地。对方一惊，爬起来，喝问老汉：“哪一路的？”

老汉一摆鹤拳架势轻蔑回答对方：“白鹤派功夫，没见过

吧？”

对方不服，想偷袭老汉，在一旁吃栗子的小孩见状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照偷袭者头上就是一棍，偷袭者头一歪，晕倒在地。

围观者大声叫好：“好，打得好！”

老汉也鼓励小孩：“对，就这样打，打死他，谁叫他撞翻爷爷的栗子？”

吃了亏的一方见找不着便宜，只好拉起同伴，虚张声势地大叫道：“走，去镇公所找师傅去，让师傅给我们报仇。”

此时，佛山镇镇公所里，镇长正召集全镇武馆教头开会，要求各武馆不要在街头滋事，哪料镇长的话刚开个头，各教头就先向自己的“仇家”发难。

“李龟三，你手下的人打了我的徒弟，你要向我们道歉！”

“没门儿！烂头何，我倒要你们赔我徒弟汤药钱才行。”

“那不用多说了，打吧！”

“打就打，谁怕谁！”

烂头何和李龟三摆出架势，双方的徒弟也拔剑张弩。

镇长一拍桌子，大声嚷道：“别打了，别打了，今天叫你们来是解决佛山没完没了的武斗事件，你们动不动就打，这样解决得了吗？”

“好！你说，怎样解决？”烂头何向镇长发难。

镇长急了：“你们能不能好好谈？”

“有什么好谈的？我们武行的从来都是拳头见高下，谁输谁就得认当王八乌龟，对不对？”烂头何说着，向仇家教头抛了个挑战的眼神。

对方恼了：“妈的，你说我是王八乌龟，我说你们石湾的是狗杂种！”

大头成的弟子扑出，和仇家教头这方打起来，嘴里喊道：

“我也是石湾人，你这个三水混蛋连我也敢骂，找打不是？”

另一拨人跳了起来，怒骂道：“李龟三，你跟他们过不去，干吗骂我们三水人，三水人好欺负吗？”说着也大打出手。场面一片混乱，拳脚乱飞。

镇长刚要阻止，话未出口，却被一张凳子砸中肩膀。镇长大怒，骂道：“妈的，叫你们别打不听，就是不把我这镇长放在眼内，好，你们非要用打来解决吗？那就打吧！”顺手抓住砸凳子的人，一拳打去，把对方打得飞出丈外。

镇长一出手，场面更加混乱，镇公所里，打成一团，不少人已挂彩流血。

忽有人猛喝一声：“大家住手！”

这声音震如响雷，众人不觉住手，往门口望去，只见门外进来一人，向众人一抱拳：“各位师傅，佛山被称做英雄地，名师如宝芝林之黄飞鸿、咏春梁赞、醉拳苏乞儿，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最主要的是他们以德服人，止戈为武，你们这样为了门户之见，拳脚相加，不怕丢了几位宗师之脸吗？”

众人一怔，问道：“你是谁？”

那人继续抱拳行礼：“在下陈真。”

烂头何嘲讽道：“什么陈真！哪里钻出来的？”

“陈真在筷子基开了间‘精武门’，既是武行中人，我就把他叫来了。”镇长掸了掸衣袖，冲陈真笑了笑。

“精武门不是在上海吗？怎么跑到我们佛山开馆啦？”李龟三斜着眼问道。

“诸位前辈，陈真来佛山不到半年，只收了两名徒弟，也谈不上开馆。”陈真谦虚地冲大伙再次抱拳行礼。

“什么？”李龟三看着陈真，一脸怪笑道，“只有两名徒弟！你凭什么教训我们？”

“我听说过精武门是霍元甲开的。霍元甲不错，以前在上

海颇有名气，不过早死啦。陈真，你不是想借你师傅霍元甲的名声来这里逞威风吧？”

陈真不恼，目光扫了一下众人说：“诸位，陈真一是晚辈，二无名声，怎敢说教训大家？更不敢违背师傅生前教导，绝无拿先师之名来逞威风之意，只是想大家以和为贵，不要关起门自己人打自己人，外国人会笑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众教头闻言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忽跳出来手指陈真大骂：“什么？先说我们门户之见，又说我们逞强，现在又说我们一盘散沙，还说不是教训我们？”

烂头何也帮腔道：“只得两名徒弟也敢在这也文也武，让我来教训你！”说罢，上前，挥手出拳。陈真的弟子阿勇、阿强闪身挡在陈真两侧，啪啪两下，出手干净利索，挡开烂头何的招式。

阿强年少气盛，说道：“精武门只有两名弟子，并非没人来学，是我师傅择徒严格，好勇斗狠之徒是决不收的。”

陈真马上制止道：“阿强不要乱说话！”

烂头何挽起袖子，环视众人，道：“各位师傅、教头，你们都真真切切听清楚了，精武门的人说佛山的武馆择徒不严，只教出些好勇斗狠之徒，你们有什么看法呀？”

众人虽没说话，却愤怒地看着陈真，镇长似乎也有些不满。

陈真看了一眼众人，双手抱拳：“各位师傅，刚才我弟子若有得罪之处，我代他们道歉。”

李龟三连连摆手，不依不饶：“不行，你得罪了整个佛山武林，除非你斟茶认错，不然的话，你今天出不去！”

众教头齐声附和：“对，跪下斟茶！”

阿强站在陈真身后，十分生气，说道：“你们这是欺人太甚！”

阿勇也不服，大声嚷道：“不斟茶又如何？”

烂头何嘿嘿笑道：“可以，有本事就打出去呗！”

陈真望着愤怒的人群，仍然心平气和道：“各位师傅，陈真与大家无冤无仇，这又何必呢？”

李龟三一脚踏在木凳子上，嘲笑道：“你不是说止戈为武吗？我们就要看你怎样止戈！陈真，如果你不敢打也可以，就从这里爬出去！”说着指指自己的胯下。

众教头哈哈大笑起来。

陈真眼神凝重，盯着李龟三道：“那就得罪了。”说着往前走。

李龟三往前跳了一步，拉开架势，冲着陈真，迎面就是一拳，嘴里嘟囔着：“废话少说，接招吧！”

陈真并不想伤人，出手虚晃几下，骗过对方，猛一出掌，便将对手弹开，趁势护着徒弟往外走。

众教头中有人不服，挥拳围攻上来。陈真不惧，反身迎击，也就三下两下，击退围攻者。

众教头面面相觑，只觉得脸上无光。烂头何忽然大吼一声，突然来了个旱地拔葱，飞身踢向陈真。陈真提腿迎击，将烂头何踢出数丈，一转身，昂首离开镇公所。

烂头何的两名弟子忙跑过去扶起师傅，关切地问道：“师傅，没事吧？”

烂头何铁青着脸，盯着陈真远去的背影，咬牙道：“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叫卖鱼强来对付他！”

“是，师傅。”两弟子点头答应。

清晨，乡间的田野小路上，薄薄晨雾还未散尽，曲曲弯弯的小路上，只见一群上穿束腰短褂、下穿紧口灯笼裤的青年在田间小路上跑着，最后一名青年回头看了一眼，嘴里不时大声惊叫道：“前面跑快点，师傅快追上来啦！”

众人身后，一人挑着箩筐在后追赶着。箩筐里装满了鱼，鲜

活的鱼嘴还在一张一合。挑担的人是当地武师，人称卖鱼强。

江岸边，有几个人在打拳，卖鱼强挑着鱼经过江边，客气地对一个正打太极拳的老者大喊道：“师傅！早！什么时候再多教我几招呀！”

老者边打太极拳边笑道：“等你有空吧！”

卖鱼强又遇上一打鹤佬拳的中年汉子，边走边腾出两手学着对方的拳法，嘴里道：“师傅，早，你那套鹤佬拳真有两下子，我没白学呀！”

打鹤佬拳的中年汉子，收住拳，笑着说：“待会儿找你喝茶！”

“等你啦！”卖鱼强嘴里应答着，脚步不停，挑担往镇上鱼市疾行。

佛山镇大街上西边鱼市里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卖鱼强来到“强记鲜鱼”摊位前，把担子放下，脸不变色，心不跳。两个箩筐刚落地，卖鱼强就抽出扁担耍起棍花来，扁担舞得如风车一般，邻档卖菜的女人吓得直缩脖子，嚷道：“卖鱼强，少来点行不行？”

“说行也行，说不行也不行。功夫这回事，不练怎么行？六婶，你放心好啦，这套客家棍我练得滚瓜烂熟了，决不会打到你的。”

卖鱼强说毕把扁担一扔，扁担便不偏不倚立好。接着又打了一套五形拳，最后以一鹰爪功抓起了围裙，往身上一套。砧板上立着一鱼刀，卖鱼强伸手把刀抓在手里，骑马裆立定，手一使劲儿，嗖！嗖！嗖！鱼刀在他手上舞动，玩出很多炫目的刀花。耍了一会儿后，卖鱼强把刀凌空一抛，一手掌往砧板上一放，五指张开，那利刀在空中翻了几圈后，跌落回来，砰的一下，直扎案砧，刀锋陷在砧板上他的指缝中，手指竟没丝毫受伤。

卖菜的六婶显然是看惯了，没甚感觉，苦笑摇头。

这时，刚才那帮跑在前头的青年才气喘吁吁奔至，一个个气力不支的样子，大口喘着气，叫着：“师……傅……”

卖鱼强走出档口向众徒一瞪眼，众徒马上大惊，人人抱头。原来卖鱼强已狠狠地以凤眼拳“笃、笃、笃”毫不留情地敲着他们的脑袋，呵斥道：“王八，王八，一只只都是王八蛋！我年纪比你们大，肩上百斤，跑赢你们还没你们这般喘气，还有脸叫我师傅？我的脸给你们丢光了！”

众徒低着头，一声不吭。

卖鱼强大喝一声：“阿宝！你是大师兄，你说！”

阿宝抱着头，嗫嚅地说道：“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

“还有一句，阿牛，你是二师兄，你说！”卖鱼强指着另一个徒弟。

阿牛有点怕，无奈说出：“练功不练气，不如放个屁！”

此语一出，观者轰然而笑，卖鱼强的徒弟也忍不住捂嘴偷笑。

“笑什么笑，认真点！我的口诀是粗鄙，你别管，它都有道理，跟人过招空有功夫没力气怎么打赢？你师傅‘佛山第一’的称号得来容易吗？我每天挑两百斤鱼走这么远路就是为了练力气，为了多学几门功夫，遇良师我必拜师学艺，为的就是增进武功，这才是真本事，全佛山没人打得赢我，为什么？就是输在这点上，坚持不懈就是功夫，要赢没有别的门路，就只有苦练。看你们，我去了大良不到十天，你们就偷懒，落后我这么多，给你们三天时间，谁再比我慢，就逐出师门！”

众徒弟赶紧点头道：“知道了。”

这时，卖鱼强见烂头何的两个徒弟过来了，便打发众徒说：“你们都回武馆练功吧！阿牛留下。”

众徒散去。